

美国原教旨主义运动中圣经无误论的兴衰

抽象的

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捍卫和推广圣经无误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早期的美国原教旨主义者经常遭到嘲笑和讥讽，但他们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顶住了神学自由主义的浪潮。然而，许多圣经无误论的坚定拥护者未能理解捍卫创世记传统观点的重要性。这一错误导致了该运动的一些重大失败，并最终与原教旨主义者如此热切捍卫的核心教义相悖。本文将概述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历史，分析其优势与劣势、成败得失，并探讨圣经无误论教义的意义。

介绍

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一直饱受诋毁、刻板印象、讽刺和嘲弄。原教旨主义者被比作穆斯林恐怖分子，被斥为右翼偏执狂和恐同者。 **大多数**原教旨主义者往往会首先承认自身的不足，但这些描述通常都有些夸张。尽管总会有人助长这些刻板印象，但从正确的定义来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仅仅是指那些坚持**圣经**中明确揭示的信仰基本真理的人。

1910年，长老会大会确定了五项原则，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根据该大会的说法，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无误、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基督的代赎、基督的

肉身复活以及神迹的真实性。² 有些人认为，这[五项](#)要义中还应包括第六点：基督即将以肉身重返地球。

虽然以上几点对原教旨主义者而言都至关重要，但在他们与世俗文化的持续斗争中，第一点尤为突出。圣经无误论已成为该运动的标志，因此值得特别关注。本文将探讨圣经无误论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原教旨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无误论的定义

圣经无误论的定义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一些。最基本的表述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在原始手稿中是毫无错误地写成的。虽然圣经中没有明确记载这一点，但它可以从两个清晰的圣经教导中推导出来：圣经是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 3:16](#)），神不会犯错（[希伯来书 6:18](#) ）。如果这两个教导是正确的，那么从逻辑上讲，圣经就不会出错。

过去，这样的定义就足够了。然而，由于自由神学的兴起，他们否认圣经毫无谬误，却又经常使用相同的术语，例如“默示”和“绝对无误”，因此 需要一个更细致的定义。⁴这种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在那些试图误导信徒、使他们怀疑信仰的人中很流行。[查尔斯](#) · 赖瑞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定义，消除了所有歧义。他认为，一个完整的定义必须包含“逐字默示、

完全默示、绝对无误、无谬误、无限默示”⁵这些术语。这意味着整本圣经的每一个字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是神所默示的，不可能出错。诺曼·盖斯勒建议将“绝对无误”定义如下：

圣经的默示是圣灵超自然的运作，圣灵通过所拣选的人类作者的不同个性和文学风格，赋予圣经原文的全部内容以神之道，使其在所教导的一切（包括历史和科学）中毫无谬误，从而成为所有信徒信仰和实践的绝对准则和最终权威。

这些定义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探讨。首先有必要考察圣经无误论对信奉圣经的基督徒为何如此重要，以及它为何会成为基督徒之间争论的焦点。

无误性的重要性

圣经无误论之所以成为基要主义的主要标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简而言之，它是其他所有基本教义的基础。当然，这些要点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童贞女怀孕，旧约中的预言就会落空。如果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替代性赎罪，罪人就无法与神和好。如果没有基督的身体复活，死后就没有盼望，基督徒的信仰也将是徒劳的（哥林多前书 15 :17-19）。如果没有神迹的真实性，童贞女怀孕和耶稣的复活就不可能发生。

无误论涵盖了所有这些关键教义，因为若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这些事件，人们就无法确定它们的历史真实性。毕竟，圣经正是这些事件的记载所在。科学研究无法确定耶稣是否由童贞女所生、是否从死里复活，也无法确定祂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否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只有来自造物主的特殊启示才能揭示这些事。这正是圣经所宣称的。如果圣经无误，那么其他事件也确凿无疑。如果圣经包含错误，那么它在所有方面的可靠性都值得怀疑。更确切地说，如果圣经中存在错误，那么其中某个错误可能就与基督的生平、受难或复活有关。

自由主义的基础

19 世纪，受本笃·德·斯宾诺莎（1632-1677）的影响，人们对圣经文本的准确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否定了犹太教-基督教的一些关键信仰，例如神迹和圣经无误论。他的教义，包括他试图建立一套科学的释经方法，在英国自然神论者以及德国和法国的圣经批评家中广受欢迎。

地质学这门新兴科学引发了一场重大变革。一些早期地质学家认为，岩层和化石记录是《创世记》中描述的全局性洪水的结果。⁹ 但许多其他地质学家则认为，岩层是数百万年来缓慢渐进过程的结果。这种被称为均变论的观点由查尔斯·莱尔推广，

并成为所有古老地球和宇宙理论的理论基础。它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十分契合，因为自然神论者已经放弃了对奇迹的信仰。此外，大卫·休谟也曾成功说服许多人相信，相信奇迹是愚蠢的，因为“智者不应相信奇迹，因为自然规律统一的可能性总是高于自然规律出现例外情况的可能性。”¹⁰

教会的大部分成员未能对均变论地质学家和哲学家的攻击做出充分回应。

令人遗憾的是，教会很大一部分人未能对均变论地质学家和哲学家的攻击做出充分回应。许多牧师和神学家非但没有反驳他们的论点，反而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将他们提出的数百万年时间塞进《创世记》的文本中。¹¹这种妥协为下一次对圣经无误论的重大攻击铺平了道路，而这次攻击将出自查尔斯·达尔文之手。

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或译为《通过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势种族》）直接抨击了《创世记》中记载的创世故事。虽然他并非第一个认识到如今被称为自然选择的过程的人，但他确实将其推广为一种无需诉诸造物主即可解释地球上所有生命多样性的方法。基督徒拒绝接受这种关于生命起源的自然主义观点，但由于许多人已经承认《创世记》年表和洪

水记载的准确性，并将其与均变论哲学家的观点相结合，重新诠释《创世记》第一章也就顺理成章了。

大约在同一时期，德国兴起了一场被称为高等批判的运动。高等批判的论证在内战（1861-1865）之后“发展得非常精深，并在美国广为人知”。¹³ 这些批判家抨击圣经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尤其是在其神迹和早期历史方面。格拉夫、库恩、韦尔豪森等人运用均变论、反超自然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在十八世纪批判观点的基础上，逐渐构建了文献假说，或称 JEPD 理论。¹⁴ 该理论认为，摩西五经至少是由一位编纂者在巴比伦之囚期间或之后不久编纂而成。因此，前五卷书并非摩西所著，而是在近千年之后才写成。在当时反超自然主义的氛围下，许多人认为，即使是博学的学者也无法相信圣经的历史记载。

自由主义发展

马斯登解释说，美国基督徒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各不相同。像威廉·贝尔·莱利（1861-1947）这样的基要主义者拒绝接受高等批判学派、达尔文主义者和均变论者的观点，仍然选择接受《圣经》作为上帝所默示的、绝对无误的圣言，并试图找出反驳这些最新观点的方法。有些人选择相信《圣经》，但同时又将这两种观点置于一种张力之中。¹⁵ 也就

是说，他们不知道科学是否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坚持自己的信仰。另一些人则试图找到重新诠释《圣经》以适应这些概念的方法。还有一些人接受了这些新观点，并将《圣经》重新归类为仅仅是“古代民族宗教经验的记录”。

¹⁶对于后一类人来说，《圣经》在历史或科学上的准确性并不重要，因为《圣经》仅仅是一本宗教书籍，其目的并非在于准确地教授科学或历史。

¹⁷

这一最终理念在美国找到了沃土，许多牧师欣然接受并开始向他们的会众宣讲。第一个这样做的重要牧师是 19 世纪末的亨利·沃德·比彻。他并非神学家，但他认为有必要缓和其前辈们所持的强硬教义立场。他更注重情感和“心灵的真理”，而非命题真理和理性真理。他的一篇布道以“圣经运用的不是科学理性，而是想象力及其背后的理性”这一论断开篇。

¹⁸ 1885 年，比彻出版了《进化与宗教》，书中他支持一种完整的有神论进化论，但使用了浪漫化的措辞来为其辩护。他写道：“无论起源如何，它都不会改变人类的命运，也不会改变人类在当今文明光辉下的道德伟大。” ¹⁹

这种妥协并非仅限于讲坛。1891 年，联合神学院的查尔斯·布里格斯教授发表就职演说，直接抨击了圣经

无误论。他认为，基督徒应该认识到圣经在许多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存在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影响主要教义。“因此，布里格斯在长老会受到审判，并被暂停牧师职务。”²⁰不久之后，绝大多数神学院都面临着类似的考验。到20世纪初，自由派人士掌控了美国北部的大部分神学院。²⁰

在此之前，“原教旨主义者既没有捍卫自己的立场，也没有组织起来对抗日益壮大的现代主义。”²¹因此，神学自由主义在一个以“反叛和拒绝绝对权威以及强调人类理性能力”为特征的时代蓬勃发展。²¹自由主义者的一项主要策略是推广社会伦理理念，因为耶稣经常谈到关爱穷人的重要性。这种所谓的“社会福音”迅速兴起。这场运动淡化了教义信仰的重要性，而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个问题：“耶稣会怎么做？”查尔斯·谢尔顿的畅销小说《追随他的脚步》概述了这种方法。虽然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真正关爱他人的教会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但它并没有宣扬唯一能拯救灵魂免于永罚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祂被钉十字架并复活，以确保所有悔改并信靠祂的人的救赎。²²

原教旨主义的回应

神学自由主义的浪潮似乎即将占据上风，但当保守派基督徒决定反击时，这一切即将改变。两份重要的出

出版物应运而生，旨在团结并代表信奉圣经的基督徒发声。首先，一套包含 90 篇文章的十二册小册子出版发行，并寄送给了全球三百万名牧师、传道人、宣教士、教授、学生以及其他从事事工的人士。这套名为《*基本要义：真理的见证*》的丛书由怀曼·斯图尔特和米尔顿·斯图尔特资助，力求提供“冷静、理性且平衡的基督教真理见证”。²³ 《基本要义》对自由派所宣扬的许多观点进行了学术反驳，其中包括旨在驳斥自然进化论、高等批判和反超自然主义的文章。此外，书中还驳斥了许多错误的宗教，例如拉塞尔主义（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艾迪主义（基督教科学派）、唯灵论，以及罗马天主教一些与圣经相悖（现在仍然相悖）的关键教义。²⁴

第二部重要的出版物是《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1909 年），它成为英语世界数百万牧师和平信徒的热门参考资料，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对时代论的推广——时代论是一种神学体系，在 19 世纪后期通过众多预言和圣经会议在许多保守派人士中兴起。

凭借这些新资源，并跨越多个教派界限团结起来，原教旨主义者的人数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尽管这项措施也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支持，但原教旨主义者也热情地倡导在 1920 年通过第十八修正

案。²⁵ 该修正案禁止销售、制造和运

输用于消费的酒精饮料。该修正案的通过似乎增强了原教旨主义者的信心，他们当时正忙于通过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达尔文进化论。²⁵ 田纳西州一项类似法案的通过，在原教旨主义者声望和信心达到顶峰之际，对其最终走向衰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惨败

正当人们以为原教旨主义即将战胜自由主义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对田纳西州的《巴特勒法案》提出了挑战。该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人类进化论。随后发生的事件成为美国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史称“斯科普斯猴子审判”。为了提振低迷的经济，田纳西州代顿市的领导人制定了一项计划来检验田纳西州的这项法律。他们了解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在寻找机会将这项法律诉诸法庭。于是，他们决定询问当地高中橄榄球教练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他曾代课教授生物课两周，询问他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教授过进化论。尽管斯科普斯后来承认他从未教授过进化论，但他还是同意参与审判。

著名演说家、曾三次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广受欢迎的基督徒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决定担任本案的检察官。自称不可知论者、全国顶尖律师之一的克拉伦斯·达罗则担任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由于案件涉及

众多知名人士，媒体蜂拥至代顿。审判期间，达罗看到了攻击《圣经》的机会。他没有就法律要点进行辩论，而是不断请来专家，力证进化论是事实。他和布莱恩约定在庭审中连续两天出庭作证，互相进行交叉询问。

布莱恩将此视为在全世界观众面前捍卫信仰、反驳达罗和其他批评家及怀疑论者攻击的机会。布莱恩首先出庭作证，达罗就许多常被怀疑论者质疑的圣经记载向他提问。他询问了约拿和鲸鱼（或“大鱼”，参见《约拿书》1:17, 英王钦定本；另见《马太福音》12:40）的故事、该隐妻子的身份、地球的年龄，以及《创世记》前几章的其他一些问题。²⁷ 布莱恩并没有给出确凿的圣经答案，反而显得被这一系列问题激怒，似乎连关于信仰的基本问题都无法回答。全世界的听众听到的是一个无法捍卫基督教信仰、对抗当时“科学”的人。令人遗憾的是，布莱恩甚至承认《创世记》前几章的字面意思可能并非如此，从而削弱了圣经的可信度。达罗达到了他的目的，第二天他就指示法官判斯科普斯有罪。达罗始终没有履行出庭作证的承诺，布莱恩也因此未能发表他那套反对进化论的有力科学论证。

斯科普斯审判对原教旨主义者造成的伤害无法估量。即使在今天，由于代顿事件，原教旨主义者仍然饱受

嘲讽。热门戏剧和电影《继承风的》对原教旨主义者抱有极其偏见的看法，并将不可知论者达罗描绘成真诚而英勇的人物。对许多人来说，电影中对布莱恩不准确、歇斯底里且带有政治目的的刻画，正是他们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印象。此外，由于斯科普斯审判据称证明了圣经绝对无误，如今美国主流社会也对这一概念嗤之以鼻。

1933年，随着第二十一条修正案的通过，禁酒令被废除，原教旨主义者再次遭受重创。禁酒令导致大城市有组织犯罪激增，而地下酒类市场正是这一现象的根源。禁酒令倡导者们本意是想提升社会道德，结果却适得其反，助长了犯罪，原教旨主义因此饱受诟病。

由于这两起毁灭性事件，原教旨主义者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基本淡出了美国社会。然而，他们并未停止活动。相反，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圣经学院和机构，并继续强调圣经无误论。与人们根据近期事件的预期相反，他们的信徒人数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实际上有所增长，而自由派教派则急剧萎缩。

对圣经无误论的强调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1974年，来自150多个国家的福音派基督徒齐聚洛桑，召开会议，并就圣经无误论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我们肯定新旧约圣经全部内容的神圣启示、真实性和权威性，它是上帝唯一默示的圣言，其所肯定的一切毫

无谬误，也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无误准则。”不到十年后，在国际圣经无误论理事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著名的《芝加哥无误论》正式发布。这份声明由 300 多位福音派学者签署。这份内容详尽的文件包含十九条条款，清晰地阐述了该团体所肯定和否定的内容。

原教旨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尽管基要主义者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强调圣经无误，但他们常常在无意中削弱了自己的立场。正如前文所述，教会的很大一部分人毫不质疑地接受了均变论的“深时”（数十亿年）概念，并试图找到方法将这些漫长的岁月塞进圣经文本中。虽然他们正确地拒绝了生物进化论，认为其明显不符合圣经，但许多基要主义者领袖却未能对地质进化和天文进化论做出同样的回应，从而将疑虑引入了圣经的第一章。

《基本要义》的出版印证了这一点。该书收录的六篇文章中，有三篇明确地探讨了《创世记》前几章与科学的关系，并接受了进化地质学家的观点，即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²⁸詹姆斯·奥尔在其题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接受创世日是漫长的宇宙时期，“那么（圣经与科学之间）最后一丝明显的冲突痕迹²⁹也将消失。”³⁰戴森·黑格的文章《创世记前几章的教义价值》鼓励读者与乔治·居维叶、

J·威廉·道森和詹姆斯·达纳站在同一阵线，他们都认为应该重新诠释《创世记》，以阐明地球存在了数百万年。³¹乔治·弗雷德里克·赖特的文章似乎既否定又支持某种形式的进化论。他一度认为亚当和夏娃是特殊创造的结果³²，但随后又谈到了史前人类以及“在后来的地质时期与人类相关的更高级动物”。³²最后，该丛书的主编 R. A. 托里也接受了“深时”的概念，并将创世之日重新诠释为漫长的时代。³³

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另一份重要出版物也宣扬了一种间隙理论，试图调和《圣经》与均变论哲学。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的早期脚注指出，如果将化石归入原始创造，那么科学与《创世记》宇宙起源论之间就不存在冲突了。³⁴

事实是，无论人们如何巧妙地构思出将圣经与远古时间融合在一起的方案，总会在圣经中出现强加的矛盾，因为圣经本身并没有这样教导。斯科菲尔德认为，如果在圣经的前两节经文之间插入漫长的岁月，两者之间就不会有冲突，然而自然主义科学理论却认为太阳的形成比地球早数百万年。创世记记载地球的创造比太阳的出现早三天（[创世记 1:1](#)，[16](#)）。此外，所有关于地球古老的理论都将死亡、苦难、荆棘、蒺藜和疾病置于人类出现之前的数百万年，然而圣经教导

说，这些都是亚当犯罪的结果（[创世记 3:14-19](#)；[罗马书 5:12](#)；[8:18-25](#)）。

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创造](#)科学运动的兴起，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开始意识到这些真相，并拒绝接受数百万年的妥协方案。可悲的是，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继续动摇信仰根基的错误。这些信徒未能意识到的是，对漫长岁月的反驳也否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因为六千年的时间根本不足以让进化发生。年轻地球论也否定了许多基于进化论思想的高等批判理论。此外，世俗人文主义、宇宙人文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世界观都建立在进化论和深时理论之上。如果坚决否定均变论，所有这些世界观都将受到动摇。然而，许多原教旨主义者仍然纠缠于这些“症状”，而不是直击问题的根源。归根结底，这场争论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应该信赖圣经的话语，还是应该重新诠释圣经清晰的教导，以迎合当今不断变化的科学观点。基要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基督徒都需要坚定地捍卫上帝永恒不变的圣言，不应被那些声称已经证明圣经错误的科学家吓倒。如果他们不表明立场，那么就像斯科普斯审判中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一样，他们会继续向世人宣称自己全心全意地相信圣经，但他们的行动却会与之背道而驰。

对圣经无误论的反对意见

圣经无误论至今仍是保守派基督徒和怀疑论者热议的话题。人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圣经无误论是近代才出现的。³⁵ 怀疑论者指责普林斯顿学者 B. B. 沃菲尔德 (B. B. Warfield) 创立了这一理论，目的是为了遏制自由派和高等批判学者对圣经的攻击。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早在基要主义运动兴起之前，基督教学者和牧师就已认同圣经无误，只是当时很少使用“无误”这个词，因为很少有人指责圣经存在错误。

四世纪时，奥古斯丁明确阐述了他对至少福音书无误性的立场。

因此，当门徒们记录下祂所宣告和告诉他们的事时，绝不应说祂自己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因为事实是，祂的门徒们只是完成了他们从元首反复的指示中所了解到的事。祂所愿意赐给我们，让我们了解祂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所说的话，祂都吩咐门徒们写下来，祂如此使用门徒，如同使用祂自己的手一样。³⁶

奥古斯丁对圣经其余部分的看法几乎毋庸置疑。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中，他反复将圣经称为上帝的话语、绝对无误的圣经、神圣的启示、圣经、上帝的圣言、神圣的神谕。³⁷

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对圣经无误性的看法。在他的巨著《神学大全》中，他写道：“我坚信圣经的作者³⁸在创作过程中没有犯任何错误”³⁸，并且“圣经的字面意义中不可能包含任何虚假内容”

³⁹。在对《约伯记》的注释中，阿奎那指出：“认为福音书或任何正典经文中包含任何虚假内容都是异端邪说。”⁴⁰

约翰·加尔文也表达了对圣经无误性的完全信任。他写道：“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以谦卑顺服、毫无保留的态度接受圣经所传达的一切。”⁴¹

他补充道：“只要你对圣经的确定性抱有任何疑虑，它的权威就会软弱无力、令人怀疑，或者说，它根本没有任何权威。”⁴²

马丁·路德坚决拥护圣经无误论，并认为人们必须以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态度来对待圣经。

凡胆敢仅凭一句话就指责上帝欺诈欺骗，且屡教不改，即便已被警告教导一两次，他必定也会指责上帝所有的话语都是欺诈欺骗。[因此，]绝对真理，毫无例外，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圣灵不容许祂自己分裂，以致祂教导并使人相信一种教义正确而另一种教义错误。⁴³（原文斜体）

十九世纪初，托马斯·哈特韦尔·霍恩（1780-1862）出版了《圣经批判研究导论》，书中他细致地驳斥了高等批判的论点。霍恩的著作篇幅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到1846年，该书已扩充至五卷，在英国售出超过15000册，在美国也售出数千册。⁴⁴霍恩明确宣扬圣经无误论，他指出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即没有任何实质性错误”，并且“这一特性必须被视为涵盖圣经每一卷书的全部内容”。⁴⁵

虽然这些教会历史上的关键人物的教导并不能证明圣经无误，但它们无疑表明圣经无误论并非新近发明。因此，当基要主义者坚持圣经无误论是一项基本教义时，他们其实与众多杰出的神学家并肩而立。

卡尔·巴特声称，认为上帝监督圣经的写作，甚至使其成为一本绝对无误的书，这种观点等同于幻影论式的异端邪说。⁴⁶伯克豪威尔和保罗·朱厄特也重复了这一指责。幻影论是早期的一种异端邪说，它认为基督的肉身仅仅是幻象，因此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纯粹的灵体不可能在肉体上死亡。这些人所做的类比是，圣经无误论者过分强调了圣经的神圣作者身份，而忽略了圣经的人类作者。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圣经无误论的批评者犯了类似伊便尼派的异端邪说。⁴⁶这种二世纪的异端邪说过分强调了基督的人性，否认了他的童贞女所生和

神性。同样，圣经无误论的批评者也未能认识到整部圣经都是由神默示的。

有人认为圣经不可能完全无误，因为它是由人写的：既然人经常犯错，就不可能写出一本完全无误的书。这种论点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人会犯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犯错。人完全有可能写出一份没有任何错误的文件。例如，一本数学教科书经过几次修订后，完全有可能做到完全无误。这种怀疑论的反对意见是一种转移话题的做法，它并没有真正探讨圣经文本中是否存在错误。

结论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圣经无误论一直是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标志性特征。它受到怀疑论者、批评家、自由主义者、现代主义者的抨击，有时甚至连一些无意的原教旨主义者自身也会对其提出质疑。然而，原教旨主义者明白，如果圣经原文手稿包含错误，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出自那位不可能说谎的上帝之手（[希伯来书 6:18](#)）。

起初，蛇就曾攻击圣经的无误性，它问夏娃：“神岂真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创世记 3:1](#)）。撒但的攻击始终是为了破坏神传达给人类的信息。纵观历史，他一直如此，并且今天仍

然通过各种手段继续这样做。所有基督徒都需要明白这场争战正在进行，并且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他们需要坚定地持守神所默示的、无误的、绝对可靠的圣言。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